

独家报道

博物馆日这天出土的老运河公渡碑

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



在运河之都济宁，有着众多关于古运河的佳话。众所周知，大运河济宁段始凿于元代至元年间，距今已有720多年的历史。整个山东省境内，大运河有300多公里，其中济宁就占了215公里。估算下来，济宁的内河航运占到山东省的80%。运河沿岸繁荣的贸易往来，造就了济宁独有的运河文化。

我们今天要讲的，是老运河沿岸出土的一块石碑。说起这块碑，就不得不说它的发现者之一——济宁人丁庆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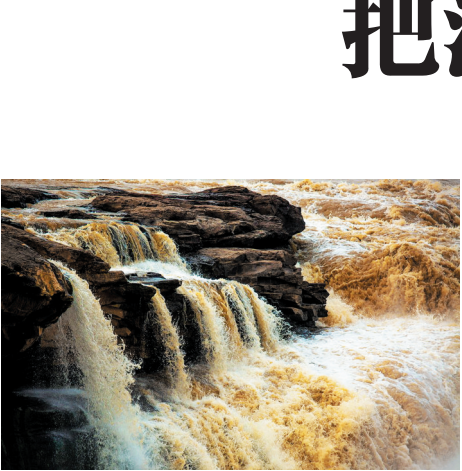
丁庆昌今年76岁，1944年出生在古运河岸边的老兴隆街上。老兴隆街，和今天的兴隆街不是一个地方。老济宁人都知道，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夏天，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，从北京通州坐龙船，来到了济宁草桥西运河拐弯处，山东巡抚赵世显、济宁知州吴怪在天仙庙临时搭棚接驾。龙船靠岸，康熙皇帝向迎驾的赵世显、吴怪问道：“到济宁了吗？什么所在？”答：“到了，万岁，河南岸有座天仙庙，北岸是个穷命庄。”康熙皇帝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济宁的生意不是很兴隆吗？怎么还有穷命庄呢？”自此，运河北岸草桥口西，就改名为“兴隆街”，运河南岸则改了“皇棚湾街”。

年幼的丁庆昌，喝着老运河水长大，在运河里游泳捕鱼，在兴隆街恣意奔跑。时至今日，他还对当年坐船从五里营出发，去安居走亲戚记忆犹新。老济宁人和老运河的感情，绝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的。

一转眼，时间就来到了2006年5月18日。此时的丁庆昌，已经在古槐街道政协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休，在社区发挥着余热。这



长镜头



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，有几条大川被称为“四渎”，它们分别是：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济水。四渎之称最早见于《尔雅·释水》：“江、河、淮、济为四渎。四渎者，发源注海者也”，说明这四条大川是独流入海的。此后历代史籍均沿用这一说法，如《史记·股本记》：“东为江，北为济，西为河，南为淮。四渎已修，万民乃有居”，西汉刘向《说苑·辨物》：“四渎者，何谓也？江、河、淮、济也”，汉刘熙《释名·释水》：“天下大水四，谓之四渎，江、河、淮、济是也”，唐徐坚《初学记》卷6引《穆天子传》曰：“河与江、淮、济三水为四渎”。而在四渎中的黄河、长江和淮河无疑均为独流入海，但济水却不是，因为源头的

的水并没有入海，入海的却另有其水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出在济水的过黄河上。实际上，济水从济源发源后，根本就没有过黄河，也过不了黄河。试想，济水从黄河北岸流进黄河，难道不被滔滔河水冲下去吗？怎么可能穿越黄河，抵达黄河南岸呢？对今天的人们来说，这个道理已是常识。但几千年前的古人却不这样认为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又出在哪里呢？

这里有两个巧合把古人迷惑了。一是济水出入黄河两岸的出入口恰好相对，并没有错位，给人印象就是济水穿河而过了；二是黄河水是浑浊的，穿河而过的济水在两岸都是

一天，让丁庆昌记忆深刻，正是在这一天，他发现了李东琪题写的这块公渡碑。

那是一个晴好的清晨。吃完早餐的丁庆昌，和往常一样，沿着运河南岸步行，前往他工作的地点。岸两旁的树，被风吹得沙沙响；斑驳的阳光，恰如其分地穿过树叶间隙，洒在

人脸上，让人觉得暖意融融。忽然间，丁庆昌停了下来。他见离自己家有200米远的地方，围着几个人，在议论着什么。“一块石碑。”师专政史系毕业的丁庆昌，有着敏锐的文化嗅觉，他应该过去瞧瞧。

原来，随着城市化进程，济宁老运河美化工程有序展开，河床开扩，河岸筑景，水岸铺道砌石植绿。丁庆昌也搬迁到河南岸的吉安小区，每天出门经过河岸时，都自然多看几眼河工的进程。

南岸北岸之间，由一个橡胶坝相连，丁庆昌走了过去。稍走近一些，丁庆昌一眯眼，河北岸涯头露出一块石碑。只见石碑上有“公渡”两个大字，碑文还在土里。数行小楷，有“岁在癸亥夏四月”，还有“州人、阖济人士、洪洞人”等。

丁庆昌马上意识到，这是运河文化的见证。因为在老兴隆街长大，丁庆昌晓得，这里是济州河的公渡口。公渡碑提及的，或许是济宁州人和洪洞移民的义举。

一摸兜，随身携带的包里正巧有铅笔和文件纸，丁庆昌当场应急拓片。时间紧急，石碑另一面还在泥土包围中来不及查看，丁庆昌已经开始动笔了。

挖出石碑的，是丁庆昌的街坊，叫小明子，另一位是河工上的工人。俩人还不知道



石碑是何物的时候，来人已经开始考究了。“这是个文化人儿。”俩人悄悄竖起了大拇指。您说巧不巧，这天还是世界博物馆日。丁庆昌立即拿起手机，给济宁市博物馆的领导打了电话。不一会儿，博物馆两名年轻人来到了现场。

今天，我们再来讲这件事的时候，这块公渡碑已经在博物馆库房中，作为运河文化的亲历和见证文物，被收藏14年之多了。据铅笔的“拓片”显示，公渡碑设立于癸亥夏四月。丁庆昌推算，立碑时间是1383年农历四月，明朝太祖朱元璋洪武十六年。

但据《文化周末》记者考证，石碑设立于清朝的可能性更大，年份有4种可能，分别是1683年、1743年、1803年、1863年。

翁方纲《鲁峻碑阴歌报黄秋盦作》中记有“济宁李东琪有得石图”，翁方纲是清朝人，生于1733年，卒于1818年。

铁樵跋《始平公造像记》，在书法临摹上同样小有名气。这个“铁樵”，就是李东琪。古文记“克承父学，隶书尊经阁屏风圣经一章。远近搜寻古碑，遇有端倪，即与黄易齐与往向榛莽中，剝苔剔藓，且模且读”。其中提到的黄易是清朝书法家，生于1744年，卒于1802年。两位朋友都是清朝人，那李东琪是清朝人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，所以此公渡碑应是清朝所设。

公渡碑设立的位置，在草桥西150米左右的河北岸，紧靠小洸河的入运口，处于河圩三角洲。河南是小南门任城城的西北隅，河东是济州城的西南关。号称济宁西湖的马场湖一带，居民进城要由公渡口渡船。

渡口上岸的地方俗称船厂，造船修船手工业发达，手工业者大多沿河而居形成街道，后来才取名兴隆街。据丁庆昌回忆，以前渡口位置附近有条宽马道，是个取水的码头，窑厂、粥铺、豆腐坊都经那里下河。发现公渡碑后，他才明白这里是古人进城的渡口。

丁庆昌说，10年前，京杭大运河要申办世界文化遗产，他向文物局长写了建议书，推荐公渡碑、会通桥等作为大运河申遗遴选点，大运河申遗成功，让他激动不已。

如今的会通桥往西数米处，有一条下河沿的石板路。步行下去，右手边拐角有几块石头，这里就是当初公渡碑出土的地方。往前几步远，有棵柳树，这柳树的位置，就是老运河改造前几百年人们打水、洗衣的地方。往东看，凉亭景观和远处的草桥相映成趣。两岸柳树亭亭如盖，微风拂过，运河水面波光粼粼。

埋藏数百年的公渡碑，在世界博物馆日这天重见天日，这个老运河水流而来的历史故



事，成就了一段妙不可言的运河文化之缘。

- ①公渡碑发现地
- ②发现地附近的凉亭
- ③会通桥
- ④公渡远眺
- ⑤丁庆昌发现公渡碑时，现场制作的铅笔拓片

- ⑥公渡碑发现者之一丁庆昌
- ⑦老博物馆院内的运河文化石刻长廊
- ⑧公渡碑实物资料图片



周末下午茶

愿我们多吃点苦

朱小毛

苦瓜就是苦，名副其实。这是夏季常见的蔬菜，外形不那么招人喜爱，但一到时节，庄稼人都会种上几垄，有空拾掇一下，没闲就任其自生自灭，活与死都无所谓。

苦瓜命硬，先是卑微谨小不敢抛头露面，小心翼翼躲在翠绿的枝蔓蔓叶间，满脸的雨露风霜，却练就了成熟、强大的心，得以成就一道佳肴。它在告示着人们，苦亦是不可或缺的人生常态。“岂效荔枝锦，形惭葡萄萄。口苦能为偈，心清志方操。到底争齐物，从来傲宠豪。不是寻常品，含章气自高”。

苦，是苦瓜的内核，苦瓜的本质，苦瓜的心境。俗话说，“良药苦口利于病”。药都是苦的，但它有利于肌体的康健，身心的修复。小孩子却不领这一套，甜才乐意吃，不然牙关紧咬，双唇紧闭，哭得死去活来。这只是一表象，人生喜忧参半、苦乐相交，才多姿多彩，韵味无穷。

历史上，比干是苦瓜，纣王讨厌吃，把比干苦瓜般的心挖掉，商灭亡；屈原是苦瓜，楚王不肯听，屈子自沉汨罗，楚衰败；魏徵是苦瓜，苦口婆心，皇上乐意听这条苦瓜，善于虚心纳谏，才绘编贞观之治的昌明盛世。炎夏酷暑，人的胃口大减，消受不了油腻，素炒苦瓜，自然颇受青睐。

苦瓜沿中线剖开，掏出瓤和子，切成细片，清水漂洗，放盐浸渍，稍许，双手捏干水分，用农家菜籽油，爆熟，旺火炒。待熟之际，加以配料、辅材，如农户自制的乌黑豆豉、玉白蒜子，另有鲜红的辣椒，与碧绿的苦瓜相衬托，可谓色彩鲜明，香形俱佳。撇进嘴里，自有一番清苦滋味，细嚼慢咽，清而不腻，苦而不涩，终有苦尽甘来。

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苦瓜有“除邪热。解劳乏，清心明目”的作用。其实，苦瓜何止这些功效。

我有一同事，血糖高，有患糖尿病之虞。医生交待多吃苦瓜，药疗不如食疗。一到夏天，他一天三餐吃苦瓜，有机会下馆子，凡菜必点苦瓜，众人戏称“苦瓜大王”。无奈且自嘲地一笑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。是的，若这点舌尖上的苦都消受不了，你还能指望身体无恙？

不以苦为苦，方成人生大境。愿我们多吃点苦。

父亲仙逝了。就像一枚零落的秋叶，静静地没有一丝波澜。多想这是一场梦，只是在梦里山峦倒塌，河流枯竭，只是在梦里诀别。

心梗，一个我们没有用心的遗憾。父亲就这么突然的走了，没有留下一句话。父亲很苦，五岁就跟着奶奶讨饭。有一次，连续几个村子没有讨到一口吃的，她娘俩的腿已经高度浮肿，凛冽的北风吹着，不远处树上吃腐尸的大黑鸟凄厉地叫着，天色又已将晚，离前面的村子还远，奶奶已不能拖动父亲。三九天，再不走，就会冻死路旁。奶奶哄父亲说：“我知道，前面是个大村子，有个大户人家，一定能讨到吃的。”娘俩坚强地走了下去。

村子里真的有个大户人家，父亲急急的去叫门，门开了，一条大狗冲出来，一下把父亲扑倒在地，撕咬着父亲的大腿，鲜血涌出来，滴在地上。主人赶开了大狗，默默的关上了大门。奶奶和父亲失望极了，眼里绝望的泪水滴下来，也许是因为狗咬了人，院里说了声，“这样的年景，自己都不够吃的，谁家有多余的饭，唉，拿去吃吧”。一块白菜疙瘩隔墙扔出来，父亲抢上去逮住，大口咀嚼。

父亲十八岁那年腊月的一天，天色将晚，村里小庙的屋檐上挂起了一盏马蹄灯，算是会场，领导动员青年参军，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，父亲踊跃地报了名。体检称重的时候，父亲不够重量，他溜出来，找了儿块石头夹在破棉袄里，再去称重，才过了体检关，这事还被传为佳话。

时光飞逝，转眼就入朝了。在大家的帮助下，父亲紧跟队伍，多少次战斗有惊无险。一次他们运输炮弹，别人背两发，父亲瘦小只能背一发。敌人的炮打过来，炮弹掀起的泥浆打在他们的脸上、身上，有的同志倒下了，弹头也很多。父亲看不清路，一下子掉在弹坑里，挣扎着怎么也爬不出来。紧急关头，大个子班长跑过来，伸手揪住他的后衣领，连人带炮弹拖了上来。父亲还是负伤了，在朝鲜的汉桥附近。

听这些故事的时候，我很小，记不清哪次战役了。他们扛着弹药行军，美国鬼子的“鸟群”一样飞来了，爆炸声雷鸣般四起。“呼”地一发炮弹在父亲身边爆炸，一块弹片结结实实地扎在父亲头上，接着就“嘛事不知”了。后来听说，是战友背着 he 跑了两里路，才救了他。命是奇迹般的保住了，耳朵却被震得半聋，他变得越来越走神、忘事、暴怒、打人，几乎不能分析问题。母亲和我们是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。

我八岁那年春节，大年初一的第一顿饭，饺子端了上来，哥哥无意中中说了一句“饺子下烂了”，不知这回父亲的耳朵怎么这么灵，一下逮住了这句话，脸色霎时巨变，大怒起来，说：“旧社会我们连饭都吃不起啊，过年时的饺子是几天才能讨来的，有的硬了、干了，有的坏了。饺子盛出来有的不熟，有的烂了，就算这样也是好年景才有，你还想怎么着……”我们流着泪陪着他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春节。

一生朴素勤劳的父亲走了，在他眼里、心里，只能也只会装下两件事，一个是党，一个是孩子。

父亲的确定了，如一枚质朴的落叶。 ■ 粤梅 摄影



周末济宁故事

一枚质朴的秋叶

韩善峰